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AUGUSTINE
奥古斯丁

[美]沙伦·M.凯、保罗·汤姆森 著
SHARON M. KAYE/PAUL THOMSON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中华书局

THOMSON

WADSWORTH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Augustine
奥古斯丁

[美] 沙伦·M. 凯、保罗·汤姆森 著

周伟驰 译



中华书局

THOMSON

WADSWORTH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On Augustine, ISBN 981 - 240 - 773 - 1

First published in 2001 by Wadsworth,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of the edition by Thomson Learning.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and Zhong Hua Book Co.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古斯丁/(美)凯,(美)汤姆森著;周伟驰译—北京:
中华书局,2002

(世界思想家译丛)

ISBN 7 - 101 - 03376 - 8

I . 奥… II . ①凯…②汤…③周… III . 奥古斯丁,A.
(354—430)—哲学思想—研究 IV . B50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7347 号

-
- 书 名 奥古斯丁
丛 书 名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 编 张世英 赵敦华
原 著 者 [美]沙伦·M. 凯 保罗·汤姆森
译 者 周伟驰
责任编辑 申作宏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3⁵/₈ 字数 75 千字
印 数 1 - 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3376 - 8/B · 345
定 价 8.00 元
-

目 录

| | |
|------------|----|
| 1. 导论 | 1 |
| 奥古斯丁的生平和时代 | 2 |
| 奥古斯丁的著作 | 5 |
| 新柏拉图主义 | 7 |
| 2. 神正论 | 11 |
| 恶的问题 | 12 |
| 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 | 13 |
| 意志的发明? | 16 |
| 存在大链条 | 19 |
| 神圣有罪性 | 22 |
| 恩典 | 25 |
| 原罪 | 29 |
| 神圣道德性 | 31 |
| 兼容论 | 33 |
| 3. 知识 | 36 |
| 怀疑主义 | 37 |

| | |
|-------------------|-----|
| 奥古斯丁的“我思” | 40 |
| 固有观念说和经验主义 | 41 |
| 神圣的光照 | 44 |
| 感知 | 48 |
| 奥古斯丁的本体论证明 | 53 |
| 奥古斯丁对科学的贡献 | 56 |
| 4. 内在的人 | 60 |
| 三位一体 | 60 |
| 潜意识 | 63 |
| 心智的语言 | 65 |
| 时间 | 69 |
| 5. 伦理和政治理论 | 77 |
| 上帝之城, 人间之城 | 78 |
| 爱与贪 | 82 |
| 使用和享受 | 87 |
| 唯意志论 | 90 |
| 反对文化和教育 | 92 |
| 奥古斯丁的政治悲观主义 | 96 |
| 正义 | 98 |
| 作为惩罚秩序的国家 | 101 |
| 6. 奥古斯丁的遗产 | 105 |
| 参考书目 | 108 |

1

导 论

16岁时,那个将来成为“希波的圣奥古斯丁”的年轻人,乃是闯入他人果园偷梨的盗窃团伙成员之一。他们偷梨并不是因为饥饿——事实上,他们把梨扔到了猪圈里。不如说,他们偷只是因为想作恶。

奥古斯丁在他广受欢迎、流传甚广的《忏悔录》里记载了这一人生插曲。尽管他写该插曲时已过去了30年,但记忆仍活灵活现,令他深深为之困扰。若是要指出这位写了将近100本著作的思想家的主要哲学关注,就可以说,他关注的是恶,以及人类做明知为错之事的天然倾向。

奥古斯丁不是一个职业哲学家,他是一个主教。他对西方思想首要的影响在于他是一个教父,是刻画并辩护基督教信仰的。虽说如此,他的作品却并非与哲学无关。在19岁时他读了西塞罗(前106—前43年)一本劝人学哲学的著作,深受冲击。在思考恶以及别的问题时,他采取了哲学家们的方法和观念。他的著作在他生前就开始广为传播,对哲学史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本小书我们志在展现奥古斯丁最重要的哲学贡献。和许多将会跟随他的思想者不同,奥古斯丁并不很在乎区分哲学、神学和自传。所以,若是对他的生平和著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那么对他的哲学也就更易于把握。

奥古斯丁的生平和时代

奥古斯丁生活在古代向中世纪过渡的时期。他是生活在北非的罗马公民,正赶上罗马帝国严重衰落的阶段。

北非对罗马帝国来说是荒野,就如同大西部荒野对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一样——它处在野心勃勃的民族扩张的外沿。不同的是,美国能够保持其扩张,罗马帝国却没有。北非既已享尽伴着殖民而来的文化和资源,现在就要开始体会到混乱和解体,这二者乃是过度扩张的政府根本无法治理好的标志。奥古斯丁青年时期所知的北非也许只是乱糟糟和颓废,但到他死时,却已是野蛮的入侵者的“饲料”了。

奥古斯丁生于354年,一个并不特别富裕的罗马家庭里。他在靠近今天的特里波利(Tripoli)的一个小镇里长大。父亲是一位异教背景的小官僚,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尽管教育费用昂贵,难以支付,但奥古斯丁却早早地就被另眼相看,认为是一名前程远大的学生。父母想方设法把他送到特别的学校里,指望着他能求得功名。17岁时,他到迦太基学习修辞术,希望成为一名演讲家。

据说,奥古斯丁在迦太基颇有游手好闲的时间。既已在一座繁忙的海港城市中,远离了父母的敦促,他就开始无拘无

束,乐于冒险。我们不清楚那时学生们风行什么毒品和音乐,但性乐流行却是肯定的。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在性上极为活跃的年轻人。不过,他却未让性活动干扰学习,故而学业相当不错。

几年之后,他找到了一份教修辞术的工作,并有了一位固定的女友。虽然谈到她时的语气表明了两人爱得很深,但他却从未告诉我们她的名字。他们住在了一起,先是在北非,后是在意大利,将近15年。他们还有一个孩子,名为阿迪奥达图斯(Adeodatus)。

到此为止,奥古斯丁似乎要过上一种甜蜜的小资产阶级平庸生活了。不过,对于后世的人来说,幸运的是,最终表明了未非如此。

虽说现在他父亲不在了(父亲在死前不久皈依了基督教),母亲却还活得好好的,不想让自己的宝贝儿子走歪路,她跟着奥古斯丁到了意大利,要求他和他的女友分手。这主要不是因为她不能忍受看到他们在罪恶里同居,更多地是因为她指望着奥古斯丁在罗马政府里能获得有声望的地位,以作为对他教育的报答。那时和今天一样,在政府部门抵达有声望地位的最佳途径就是穿行在上层社会的社交圈子里。为了进入这些圈子,奥古斯丁得娶某位“大老”的女儿。

看到奥古斯丁面临如此专横的要求也不足为怪。怪事倒是他屈服了,并且同意将他的生命之爱送走。他的母亲既已获胜,就急匆匆地为他张罗了一门婚事,与一个年龄才到他一半的陌生女孩定了亲。这使得奥古斯丁痛苦不堪,一度与另一个女人风花雪月,以作排遣。

显然,奥古斯丁有着罗曼蒂克的难题,这被比拟为“曲折

的智性之旅”。在迦太基，他受到来自波斯的摩尼教的吸引，也受到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 卒于前 225 年)的著作的吸引。他认为后者要胜于他母亲读的《圣经》。后来，在意大利，他研习学园派怀疑主义以及新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内在感情和理智的骚动不宁酿成了一场严重的心理危机。

正是这一危机，与别的健康方面的困境凑在一起，导致了 386 年他备受赞扬的皈依基督教之举。其时，奥古斯丁正坐在一个花园里沉思着他的问题，突然听到了一个天使样的声音唱道“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在《忏悔录》里记载了这一事件：

我压制了眼泪的攻势，站起身来。我找不到其他解释，这一定是神的命令，叫我翻开书来，看到哪一章就读哪一章……我抓到手中，翻开来，默默读着我最先看到的一章：“不可耽于酒食，不可溺于淫荡，不可趋于竞争嫉妒，应皈依主耶稣基督，勿使纵欲恣于肉体的嗜欲。”我不想再读下去，也不需要再读下去了。我读完这一节，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冲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

(D146。另见周士良中译本《忏悔录》8:12。)

他的眼睛落在了一段经文(《罗马书》13:13)上，在那里使徒保罗正规劝听者不要酗酒好色。正是在这一时刻，奥古斯丁下定了决心去受洗。

传统观点认为，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尼卡加速了这一皈依过程，后来她还被公教祝圣(圣莫尼卡)。不过，奥古斯丁为此已挣扎一段时间了。在《忏悔录》里，他说曾试图克制他的色欲，却往往意志软弱。他的祷告是：“上帝啊，使我独身禁欲吧，但现在可别。”

母亲莫尼卡在奥古斯丁受洗后不久就去世了。这使奥古斯丁更深地陷入绝望。他摒弃了女人，摒弃了世界，回到北非，与他的儿子阿迪奥达图斯及一些同性朋友一起，追求一种宁静的、修道院的生活。

不过，在这里，奥古斯丁的计划再一次被打断了。北非希波教区的人们需要一位主教。他们听说一位颇有教养的基督徒住在附近，就要求他来领导他们的教会。此时奥古斯丁正为阿迪奥达图斯和他本人最好的朋友勒布利迪乌斯(Nebridius)的猝死而哀悼，接受希波的邀请成了他惟一的选择。他于391年被授予神父，396年成为主教。

尽管他宣称未曾想过这份工作，但这工作却很适合于他。他成了当地名人。他为星期天早晨的布道写出激动人心的布道词。在周末呢，若是没有公事，他就会抽空凝思并写作。考虑到他那异乎寻常的文字高产量，人们会想象他到处跋涉，为一件一件事务而四处奔波，不断地向一帮笔记员口授机要。希波人都来找他，他力求安慰他们，而此时那环绕他们的罗马帝国正在崩溃。他死于430年，死前缠绵病榻，但耐心地背诵着诗篇，而此时希波正落入一帮蛮族入侵者之手。

公教在他去世后不久就行了宣福礼。他是啤酒酿造商的保护圣徒，这是由于他自己坦白曾经过着一种松松垮垮的生活。

奥古斯丁的著作

奥古斯丁生前写了大量的著作，都是用拉丁语撰写的。他留下来的文集比任何别的古代作家的都要多。你可以想

象,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演讲家和修辞学教师的著作会是怎样的。毫无疑问,奥古斯丁是一个过份热情的风格学家,他认为写作就是将说话安排好。不幸的是,他对花巧语言和短句间机智转折的癖好常常使得作品读来冗长乏味,翻译成英语时尤其如此。

奥古斯丁留下来的著作写于 386 年皈依至 430 年辞世之间,可分为三类:书、信、布道词。绝大多数哲学思想都被包含在书里,但也有一些散存于另两类作品中。早期的著作,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风格上,都是哲学性比较强的;后期的书变得越来越宗教化和教条化。浏览一下主要著作的编年史,也许对我们将要进行的讨论有所助益。

386 年皈依基督教后,奥古斯丁决定度今天所谓的“休假期”。此时他仍负病在身,但决意抽暇投身于思考和写作。奥古斯丁一休就是五年,整天和家人朋友在一起。在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一批著作,大多是和身边的亲友合作完成的。其中有《驳学园派》(反驳怀疑主义)、《论音乐》(关注的是知识和知觉)、《论意志的自由选择》(奥古斯丁早期神正论)、《公教和摩尼教的生活之道》(伦理),以及《论教师》(知识和语言理论)。尽管奥古斯丁一生观点总在变化,但他却从未否定这些著作,它们提供了他整个哲学的基础。

396 年,奥古斯丁成为主教时,给一个名为辛普里西安(Simplician)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该信记录了他思想的一个转变,即从古典哲学模式转到了圣经的、宗教的方向上。同一年,奥古斯丁还开始撰写一篇名为“论基督教教义”的论文,发展了他的伦理学。

401 年,奥古斯丁发表了他最有名的著作《忏悔录》。它

乃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重要的自传。在回忆自己以往生命的细节时，奥古斯丁常常跑题，而进入哲学探索。

蛮族于 410 年首次洗劫了罗马。不久，奥古斯丁写了他的第二本最有名的著作——《上帝之城》，来回应这令人悲恸的事件。该书共有 22 卷，写作时间跨度为 12 年。在该著里，奥古斯丁详细推出了他的政治理论，让尘世之城的现实与天国之城的理想构成鲜明对比。

大约在同一时期，奥古斯丁还在撰写多卷本的《论三位一体》。该著后半部分包含了他成熟的心灵哲学。

奥古斯丁的许多著作都是论战性的，在其生前就广受争议。这对他既是福佑，也是诅咒：他不得不听任人们引用他，误引他，借他的口主张他很难记得有没有说过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他在晚年写了一本名为《订正篇》的著作就无须奇怪。在该著里，他澄清并修正了早期著作中的一些观点。

新柏拉图主义

奥古斯丁直到 30 多岁才真正发现哲学。他在北非所受的教育局限于文法。由于没有学好希腊语，他不能阅读古代哲学家柏拉图（前 427—前 347）和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也许这部分地解释了他为什么称他们为“希腊害虫”（A49）。虽然如此，从青少年时期起，他就想要成为哲学家了。所以，当他的政治抱负成为泡沫时，就一心想自修哲学了。正是在此时，他才发现了新柏拉图主义这一哲学学派。新柏拉图主义对他的著作影响深远，以至人们一般称他为一位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者。要明白新柏拉图主义怎么对奥古

斯丁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就得理解他的信教经历。

孩提时,奥古斯丁对他母亲所信的公教是毫无印象的。他觉得它太肤浅了。一个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怎么会创造一个充满了这么多苦难的世界呢?这个问题,后来被哲学家们称作“恶的问题”,萦绕在奥古斯丁的心头,他发现没有一个公教徒能找到一个理想的答案。

尽管对主流基督教不满意,但奥古斯丁却喜欢这么一种观点,即人生有一个戏剧性的目的。在迦太基当学生时,他参加了一个名为“摩尼教”的基督教异端团体,这个名称来自于波斯的创建者摩尼(Mani,卒于公元276年),该派宣称提供了一条更深刻的宗教进路。

摩尼的一大成就乃是为恶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摩尼采纳了琐罗亚斯德教的神话,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战场。上帝和撒旦是交战的双方。上帝为善而战,要消灭苦难,但撒旦是一个有力的对手,不过终将被打败。人类处在战事的核心,有时被这一边控制着,有时又被另一边控制着。

在摩尼的眼里,生命的目标就是识别善的力量,避免自己的行为被恶的力量利用。摩尼视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为榜样:他没有屈服,但也没有战斗。

摩尼教成了4世纪时咖啡馆哲学家(译者注:业余哲学家,指奥古斯丁)的避难所。该教派的核心圈子是排他的、神秘的。他们想要变得苍白瘦弱,奉行秘密的禁忌和自虐。在大学里他们呆在自己家里,不吃肉,不要孩子。奥古斯丁成了外圈的一员——接受教育,严于克己,但不走极端。他是一个敏感的年轻人。生活在4世纪北非的混战里,他有了一种表达他天生焦虑的方式。

20多岁时,奥古斯丁见了一个名为福斯图斯(Faustus)的摩尼教主教,发现他不过是一个江湖骗子,于是他就离摩尼教而去了。不过他没有放弃恶的问题。终其一生,他都保持对每一种幸福的脆弱性的敏感意识。奥古斯丁两本最有名的书都可视为对这一主题延长的探索:《忏悔录》是从个人层面上探讨善恶的战争;《上帝之城》是从社会的层面上来探讨。奥古斯丁个人所需的是理智地解释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苦难。惟有通过把公教图景和他自己对新柏拉图主义的理解结合在一起,奥古斯丁才能最终得到他感到满意的答案。

名符其实,新柏拉图主义者指的是这么一批哲学家,他们认为自己是柏拉图的追随者和推进者。柏拉图教导的关键因素是区分了物理世界和形式世界。物理世界是一个朽坏的、不完善的、变化的世界,而形式世界是一个完善的、不变的、永恒的世界。因为物理世界总是变化着的,关于它的真正的科学知识就是不可能的。物理世界是形式世界苍白的摹本,正如一幅画是风景或模特的摹本。这样,真正的知识就得通过沉思的形式来寻求,形式才是现象的真实原因。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着重发展了柏拉图哲学的这个二元论。

新柏拉图学派最杰出的领袖是一个埃及人,名为柏罗丁(Plotinus,204—270年)。柏罗丁相信,人的灵魂是神圣的。灵魂若非被囚禁在身体里,本是完美的。身体,与普通的物质世界一道,乃是恶的无尽的源泉。灵魂必须抵抗恶,直到它与身体分离,居于自己纯粹的形式之中。

这种观念让奥古斯丁的想像如受火烤。摩尼教可说是成功地上帝开脱了恶之责任,说恶并非来自上帝,而是来自撒旦。认为撒旦是恶之源泉的观点为人类找到了逃避责任的借

口。这与奥古斯丁体验到的罪疚感和受苦时的同谋感不符。柏罗丁正确的地方在于将身体牵涉进来了。但他犯了和摩尼教一样的错误,以为身体并不是人的一个真正的部分。奥古斯丁可以将这与其基督教目标调和起来,坚持人是身体和灵魂的复合体。但就我们自由地选择了可变的物质之善,而未选不变的属灵之善来说,我们却要为此世界中的不幸负责。

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详细考察奥古斯丁对恶的问题的解答。至于现在,注意到下面这点就够了,就是奥古斯丁一旦认识到新柏拉图主义包含了对恶的问题的有用的答案,就彻底地投身于它。

奥古斯丁并不局限于其最关注的主题,他在许多哲学探究上都将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结合在一起。促动并引导他的探究的主要原则是新柏拉图主义的这一主张,就是对于人的理性来说,最终认识关于善或上帝的真理乃是可能的。

1600年后读奥古斯丁,带给人一种真实不妄的愉悦就是可以发现后来在哲学史上涌现的诸多重要论证和论点的根源。西方传统里的所有伟大思想家都读奥古斯丁,并在他的著作中发现有价值之物——不管最后赞同与否。

2

神正论

“神正论”(theodicy)是两个希腊词的组合,一个是“theos”,一个是“dike”,分别指“神”和“正当或正义”。神正论就是试图使上帝对恶的容忍正当化。

大多数人认为,恶的存在是一个明明白白的事实。恶有两大类。第一类是恶的行为,例如污辱一位朋友或折磨一个孩子;第二类是自然的恶,例如地震和病毒。之所以都称之为“恶”,是因为在两种情况里,无辜的人们受到伤害,或说得更普遍一些,美好的事物遭到破坏。

奥古斯丁出于个人的体验而寻求神正论。他不仅是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而且在自己的生活中也遭受了很多的苦。他想相信上帝,却又觉得只有在理解上帝为何容忍如此多的恶之后才能相信。在探究上帝的义的本质时,奥古斯丁提出了恶的问题的答案,该答案将支配着以后的西方思想。

恶的问题

谁若是相信有一位全能、全知、全善的神祇,谁便会碰到恶的问题。这样一个神祇的存在,怎么与恶的存在相一致呢?可以用论证的形式将这个问题陈述如下:

1. 恶存在。
2. 假如上帝对恶无所知,那么他就不是全知的。
3. 假如上帝知道恶,但不能阻止它,那么他就不是全能的。
4. 假如上帝知道恶,也能阻止它,但却没有这么做,那么他就不是全善的。

结论就是,恶的存在证明了不会有一位全知、全能、全善的神祇。

历史上许多哲学家由于认为恶的问题提出了一个不可反驳的论证,而成为无神论者。当然,恶的问题只会在一神论宗教那里出现,这种宗教将各种力量和至善都归之于一个存在。对泛神论或异教徒来说,不必提出该问题。不过,当这问题与基督教相连时,论证就显得十分令人信服了。

第一个前提看起来是自明的(尽管我们将看到,奥古斯丁试图否认它)。第二、第三个前提得到限定后似乎是真的。这样,两个最为常见的回应,就集中在第四个前提上。

对第四个前提的一个常见回应是自由回应。该回应认为,恶是人类自由的代价。出于其仁慈,上帝想要创造一个无恶的世界。然而,出于其智慧,他知道人类若非能自由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否则是不能幸福的。上帝像慈爱的父母一样允